



上海有几处大自鸣钟

贺友直 图 / 文

上海有几处“大自鸣钟”？看得见的有：外滩江海关的大钟，西康路、长寿路十字路口矗一塔形建筑的顶部安有一钟，除这两处之外在今延安路、金陵东路之间靠近河南南路这一区域虽不见大自鸣钟，却也被称作“大自鸣钟”。当年凡雇黄包车、三轮车，你只要对拉者说明“到法大马路大自鸣钟”就直奔目的地，一点不会错位的。今天若问一个年轻的上海人“金陵路上的大自鸣钟在何处”必定茫然。据我所知，当时(193×年)是法租界的巡捕房，属地标性建筑，后来在它旁边多了一栋中汇银行大楼。现今巡捕房成了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局，中汇大楼内里是北京银行了，那天我去到实地拍照，进到公安局大门，里面法国人建的老楼还在，说此处老地名大自鸣钟，几位接待我的门卫公安警员都说：“不知道”，“没听说过”。

全聚德与鸿宾楼

——老字号的前世今生(七)

纪连海

北京的老字号中，全聚德和鸿宾楼的成名与慈禧太后密切相关。大清同治三年，也就是 1864 年，杨全仁选了个黄道吉日举行了全聚德挂牌开张仪式。次日，他坐在饭堂里敬候食客，眼看时至中午，没等来一位食客，却等来一个乞讨吃饭的饿汉。为人厚道、心地善良的杨全仁，就叫饿汉饱餐了一顿。谁知，吃饱喝足了饿的饿汉，却说他的鸭肉做得不好，并称如果愿意收他为厨工，他可以做出与宫廷御膳房一样美的鸭肉。杨全仁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便答应收留他为厨工。这位厨工果然没说大话，他制作的第一炉挂炉烤鸭出炉后，便以色、香、味、形俱佳而受到食客的欢迎，很快，名声就播满京城，“全聚德”的生意也随之红火起来。可此时，厨工却要走，他说怕给“全聚德”掌柜招来麻烦，甚至灭顶之灾。原来，这位厨工是宫廷御厨，因和一名宫女相爱，东窗事发，慈禧太后发怒，命处酷刑。于是，宫女自尽，他逃出宫廷。听说厨师一席话，杨全仁也觉得没什么可怕的，便劝厨师留在“全聚德”。光绪十四年，也就是 1889 年，“全聚德”小吃铺改造扩建，将“全聚德”三个字，用方砖雕刻，镶嵌在门楣上。改造后的“全聚德”，在清光绪年间的京城，算是很气派的饭店了。光绪二十年，也就是 1894 年，慈禧太后 60 大寿，京城里有名气的饭店酒肆，都要设寿筵，慈禧还指名要亲临全聚德！“全聚德”为慈禧 60 寿辰建了帝王厅，并参照颐和园“仁寿殿”的陈设和情调，布置得古朴雅致，又有皇家气派。一时，慈禧要去“全聚德”过生日的消息，传遍宫廷内外，连洋人都知道了，无形中给“全聚德”作了一次广告，更加提高了“全聚德”的知名度。此后，中外宾朋慕名而来，还留下“不到万里长城非好汉，不吃全聚德烤鸭真遗憾”的赞语。

再来说说鸿宾楼饭庄。我们今天所指的来上海快四年了，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，过去对上海的印象都是从书里得到的。如今身在这座城市，每天都像在阅读上海。上海话是听得懂讲不出，但是我本人却特别喜欢上海话，但与上海话相关的艺术类型，比如苏州评弹，比如滑稽戏，比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，比如三四十年的上海电影。一次和一个朋友一起喝茶聊天，她说你来上海适应吗？你喜欢上海的什么？我这个人是个感性的人，当然是跟着感觉走，我不加思索地说，我喜欢水，上海的性格就是水的性格，所以我觉得挺适应的，我很喜欢上海话的味道。

我最早接触的一句上海话，是从书里知道的——“吃生活”，那时我还没有来到上海定居。2004 年 9 月，我因为要组一篇稿子，就电话采访了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老师。他后来给我一本他的书《女儿的故事》，里面夹杂了不少上海话，其中就有“吃生活”。当时我还对上海话以及上海话语境一无所知，更无感觉。但是我结合上下文，大约明白就是

上海西医私人诊所

熊月之

1844 年，即上海开埠第二年，西医就传入上海。那年，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雒魏林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外租赁民房，设立诊所，是为最早上海西医诊所。此诊所后迁小南门外，再迁山东路麦家圈，日后定名为仁济医院。西医以其擅长接种牛痘、救治眼病、外科手术等优势，很快受到上海人欢迎。据统计，仅仁济、体仁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每年在上海诊治病人已达十万人次。到清朝末年，上海已有仁济、时疫、同仁、广仁、广慈等十多家西医院。与西医院快速发展的同时，上海西医私人诊所也很兴旺发达。据 1909 年出版的《上海指南》统计，那时上海已有西医私人诊所 57 家，每家诊所一般一名医生（只有一家有三名医生，为兄弟三人），开业医生总共 59 名。其中英国籍 11 名，美国籍 16 名，德国籍 5 名，法国籍 2 名，澳大利亚籍 3 名，日本籍 18 名，挪威籍、印度籍各 1 名，中国籍 2 名。这些诊所主要分布在两租界，少数几家在华界。其时私人医生收费高昂，一般挂号一角，门诊大洋一圆，出诊二圆，另加舆金即乘轿子费一圆。这样的费用，普通穷人家是不敢问津的。那个时候，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才 8 到 10 圆。1928 年，上海开业西医生 397 人，1950 年上升为 1756 人。

近代上海，西医人数通常不及中医人数，但是，西医就业门槛较中医为高，西医费用高，医生收入高，社会地位也高。他们或者本来就是外国医生，或有外国留学背景，或在国内受过比较好的医科学校教育，诸如圣约翰大学、震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东南医学院等。民国时期，虽然也有穷人找西医治病的情况，但一般说来，西医私人诊所服务对象，主要是城市富裕阶层。西医本来对医疗设备依赖性较大，好的诊所都会注重引进先进医疗设备，以提高声望。民国时期，大部分著名的开业医师，同时兼任医院的医生，有的甚至在多家医院兼职。所以遇到设备很好的诊所，在诊所里遇到甲级一等医师，这在解放前后的上海，实属寻常现象。



北京鸿宾楼饭庄，创业于 1853 年（咸丰二年）。不过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这鸿宾楼饭庄啊，是天津的老字号清真风味饭庄，跟北京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

那个时候的天津饮食，要比北京强上很多，其中最著名者当属“八大成”（汉民风味）和清真风味的“九大楼”。这期间，靠着全羊席和河海双鲜，鸿宾楼成为了“九大楼”之首。要说起那个时候鸿宾楼的名气呀，那可大了去了——就连慈禧太后都知道了。此时的慈禧太后点名要吃鸿宾楼的“全羊席”。鸿宾楼的掌柜知道，慈禧太后是属羊的，虽然官里告知慈禧太后要吃“全羊席”，但自己这席面肯定不能有“羊”字出现，否则的话，那不是把属羊的慈禧太后“大卸八块”了吗？这还不得抄家问斩？还好，掌柜的有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义女，马上给这“全羊席”的一百多道菜都重新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。鸿宾楼由此声名大振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声名远播的鸿宾楼，终于迁到了北京。

寓意丰富，尤其是一些方言。

我来上海第一年赋闲在家，除了照顾孩子日常生活，我主要就是买了很多有关上海话和上海文化的书和磁带以及碟片，比如余红仙的评弹，沪剧老唱片，马尚龙的《上海女人》《上海男人》，还有“听听讲讲上海闲话”等等，有空还自己一个人骑上单车去上图听都市文化讲座。上海书展时我买了一本王小鹰的《长街行》，里面用了很多上海话，而且是写上海 30 年变迁的，我很喜欢，每天睡觉前看几页，是一种安静的享受。

也许与我融入上海的这种心态有关吧，我来上海后的生活是快乐的，充实的，我还把我来上海后的生活感受写成文章投稿，其中《我爱上海》发表在了上图讲座月刊上，另一篇《我来上海的理由》也发表在沪上某报。

前几天，我在来上海之前就认识的一个网友，热心地专门给我下载了贾樟

华东医院以医术精湛、医生服务态度好著称。近日又传出一则新闻：这家医院坚持多年为周边老人提供每餐两荤一素一汤的平价“爱心助老餐”，家住愚园路的唐阿婆，每天上午 11 时等待“爱心助老餐”送上门。她说：“医院送来的红烧肉真好吃，毛豆子也新鲜。”唐阿婆经常念叨的华东医院，是静安寺街道的社区单位，也是街道为老助餐服务的“主力军”，每天为社区老人供应 700 多份午餐、晚餐。

华东医院本身的门诊、住院病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还要做这样的“分外事”，岂不是自找麻烦吗？

可是，华东医院的领导不这样看。他们认为，为百姓看病是直接为群众服务，为附近老人解决吃饭问题，也是直接为群众服务。救命是服务，送饭也是服务。只要力所能及，都应去做。静安寺街道共有 286 户独居老人，经统计，17% 独居老人面临“吃饭难”，居“急难愁问题”的首位。

静安寺街道无奈找到华东医院，院方却一口答应：“服务社区老人是好事，没人愿意接？我们来！”医院认为，本单位身在静安寺街道，是社区的组成部分之一。为街道排忧解难是自己的职责之一。街道的急事，也是自己的分内事。走出去服务社会，是我们公立医院的职责，对我们的员工也是种责任感教育。党委书记、院长俞卓伟特别强调：“既然是好事，就要不厌其烦做好。”一项为老人供应饭菜事，成了“院长工程”。工作繁忙的俞卓伟，即使出差在外，也会打电话询问节假日期间的助老餐准备情况。静安寺街道医院助老餐供应量不断提升，从最初的 70 份到如今的 700 多份。

好事不做则已，一做就是七年。为街道老人供应“爱心助老餐”，不赚一分钱，不图半点名，既要味道好，又要花色多，还要根据不同老人的口味作改进。在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的今天，华东医院此举实在可谓清水出芙蓉，一枝独秀；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红得透亮。他们视救死扶伤为己任，同样视供应老人餐为己任。街道也回报医院，组织退休老人到医院当志愿者，经过简单培训后担任导医员，来自社会组织的心理医师为病患提供心理疏导服务。医民鱼水情，医民一家亲，医患不开门，民更不开医。这里很少发生医患纠纷，华东医院办成了一家开在老百姓心中的医院。

现在，有不少公立医院名曰姓“公”，却是利字当头，公益性已淡化，“三长一短”成为通病，“以药养医”积习难改，过度检查、重复检查，病人不胜其烦，医院却乐此不疲。对照之下，华东医院心甘情愿地把“分外事”揽过来，当作分内事，是非常难得的。他们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，只要力所能及，就当仁不让地把这副担子挑起来。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是值得大大发扬的。

华东医院送出的助老餐累计 77.5 万份的意义，决不止于为老人解决了吃饭问题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是一种“医改”，或者说为今后深化医改打好扎实的基础。医改的目的，首要就是体现公益性。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就是要改掉对百姓的老爷态度。医改的最终结果，就是要让百姓看病不再难，不再贵。我们并不是要求每家三甲医院都来送助老餐，但华东医院有了这点急百姓之所急的精神，处处想着百姓，处处方便群众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可以预期的是，在今后的公立医院的医改中，这所医院一定能敢为天下先，率先破除“以药养医”的痼疾，创造出惊人的业绩来。

小蛮腰

惺清

小游广州，正值灯光节，在珠江新城欣赏了夜景。满园珠光之灿，怎么也不敌广州塔之美！那柔软曲线的造型，变幻无穷的彩色灯光，忽红忽绿忽紫忽黄忽绿，忽红黄、蓝白、绿青相间，令人倾倒！赞不绝口！广州塔人称“小蛮腰”，名字也起得巧，起得巧，起得妖！小蛮腰何人？唐代诗人白居易爱之舞姬也。白尚书宠爱两舞姬，一名樊素，善歌；一名小蛮，善舞。据孟棣《本事诗》云，白乐天写过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的诗句。读杜甫也见过“户外杨柳弱娉娜，恰似十五女儿腰”句。李商隐则曰：“腰细不胜舞，眉长唯是愁”，“纤细腰肢刚一把，粉香柔弱伶仃行”；明人聂大年更直言“杨柳小蛮腰，惯逐东风舞”。这里的“小蛮腰”，已经不光指“小蛮”一人，而是代表全体婀娜多姿的少女形象了。据说在为广州塔取名时，“小蛮腰”名列前茅，在此我也补投一赞成票。

理想生活的模式

不能照搬，但书里传达的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却可以学习。

十日谈

书的故事